丹鉛餘錄卷之六

璅語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求生以害仁莊子所謂去義若熱乎殺身以成仁莊子所謂就義若渴者乎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坤順乾而施生月遡日而生明

諧臣也顛倌也弄兒也媚子也婦女而須纓冠而倡也書戒頑童遠矣哉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

疇[illegible]同也惰者金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怨

之。善學者庸之。

優旃漆城那律舞衣今日諷諫古云滑稽。

虹食壘軍奪帥虹飲釜室利主家國之判異乎天人之際微矣

養隼而攫鸞凰畜貍而搏鸚鵡。狄梁呂申兩公一歎。

萬世鏡式

雲翳天月藏明金在鑛火收熒。

疾書之蚤乙疾行多徒蹟

塩泉海目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胥也。慶[illegible]。

福之交也叶其極衍其榮愼其資定其交故曰君子受福小人徼福

辛伯曰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韓非子曰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范無宇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故曰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其所憎而禍在其所愛又曰尾大不掉木大必折

天有常福必祚明德天有常菑必隕明忒
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
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志敬而怠人必乘之
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明乃哲哲乃明苓乃奮奮乃苓奮盛也苓落也烏集
之交初驩而後吐烏巢之焚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
化荃變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握而不見于手含而不見于口無翼而飛無脛而走
其珠之利乎照乘哂于耀採頒粉于津寶者殃國剖
者災身害亦弘扎

文質不同寬猛殊肅循環從朔擇善而從逸詩曰九
變復會貫知言之選
性與情相表裏形與氣相首尾
同由謂之道同得謂之德同善謂之性同靈謂之心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三以畫八卦八者
偶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圓也以偶為用
故有德則吉疇以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平準書識楷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
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汸知之懿哉
蓄蔚朝隮國風晞菉葹盈室楚騷悲

當遯戒尾當集貴翔兩夜包晝重陰偶陽
周公不以夜行而慚影顔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
不爲昭昭申節不為冥冥墮行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非其
人如聚聾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
歡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君子蘊義生風小人蘊利生孽
榮孼卿之禄冒其没矣鱗驕君之餌冒其止矣易曰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

綺也是故滑以涇濁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彰
垂橐而往稇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
出友問之力乎故曰乎化之翼飛之
六欲皆得其宜全生也六欲分得其宜虧生也六欲
莫得其宜迫生也
慆淫之音出則滔蕩之心感矣感則百邪衆辟產矣
往魄者形性相離也落魄者身世不羈也魄音拓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
至誠之不盡鳶魚之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蠖之不知
外典曰子知格物矣未知物格也

科雖隨兒強憫慕憐赤子非科雖乎黠首非隨兒乎
天斟萬物聖人爬焉天酌羣言聖人施焉
舜欲旗古今而不成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
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
武王欲及成湯而不成既足以王矣五伯欲繼三王
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又曰欲為五帝而不成
者三王是也欲為三王而不成者五伯是也欲為五
伯而不成者六國是也欲為六國國而不成者亡六國
是也故曰學乎其上僅得其中學乎其中斯為下矣
矜莊殊序也肅邕殊處也虩啞殊時也嚴和殊宜也

故逸禮曰聖王師至則清朝而侍友至則清殿而侍樂燕樂則左右侍御從開比房從薰服之樂從容澤燕則厮役從故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見捷者不若身歷勝口者不若目擊

燔炙大享之濫觴也土鼓雲門之拳石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因物之性直也成物之形方也既直且方大在其中矣故曰直方大大則直而不絞方而不劌

啓口容聲皆至德步武履影皆懿則故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搜於椓杙故曰大器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煩[illegible]之慮必下於蛙黽故曰大音希聲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與六卿並分于六職綱固在網之中首豈出身之外哉書曰若網在綱易曰元者體之長也

天之兩戒地之二條實相應也
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律也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
六律所以司辰
崑崙者難為玉植鄧林者難為木觀於海者難為
水遊聖門者難為言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
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
心皆前無古人矣至于老泉之文俊能盡之約遠能
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
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

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昔人稱歐陽公文曰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輝光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有似其人有味其言矣又謂學之不成必無精彩盖論人欲盡學師舍短之說也

良玉不琢素以為絢質斯貴矣玉有圭璋素有藻繢文可遺乎

李翺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云性其情久行其正

也。李雜乎禪。王協于易。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蹇蹙。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為二。學道不屑文。專守

一藝而不復傍通他書掇拾腐説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蔽未有能救之者也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枝必類本響必報聲此善學者也傳言失指圖影失形不善學者也故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學者使人繼其志

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浣勿濁乃燭須眉

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習之復性書此言粹矣

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

材生于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出乎下之化也

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

道不苟同于人跡不苟異于俗

裔看燕將貌譽徇名小人會高態乎嫺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文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人鬼者幽明之之也死生者始終之説也明乎明之
故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廋哉神焉
廋哉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
浮而順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
生焉知死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
之於一象至人哉
天形正圓如虛毬地形正方如博骰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為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
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為文而欲一世

之人不好。言悲甘爲人。幻淸之格言。吾黨之烟戒乎。
紛華逐欲而生。絶朴從物而死。
杳冥罔象。卓尔之障也。接構心鬪。浩然之寇也。
衆流既分。其源則散。衆情既出。其性則毁。
六欲興而眞靈缺矣。五綦熾而冲和喪矣。缺其能圓
手。喪其能融手。圓融殞而天關至矣。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坰牧則悍。鷹鸇者。野鳥也。一爲
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命也者。動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著焉。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

地也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腹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序卦輪行之義也雜卦反對之義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水火交争鬪在其間兩國交兵使在其間

丹鉛餘錄卷六

丹鉛餘錄卷之七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刋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恊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

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
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
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
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
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
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
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
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
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
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豈可役衆以[illegible]之作

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令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已以安人又曰脩已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耳

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為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成說不可改也予曰蔡沈為先儒孔

安國非先儒邪。又不悟乎。曰吾見二事。可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我府爾縣。我尊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祈雨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爲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如蔡氏之説。畿內爲百姓。畿外爲黎民。是府縣學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者亦豈不失笑。

宋饒雙峯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啓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服喪三年諸侯薨國中百姓爲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盖不考孔氏注百姓爲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也縱古禮文有畿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尚書而傳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內百姓服喪而非畿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於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盖亦古禮之遺可正饒氏之妄

考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

股鳴者以胷鳴者鄭玄注脰鳴鼃黽之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蟬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胷鳴榮原屬許氏說文蜽鼃詹諸以脰鳴者黽以注鳴又曰榮蚖蛇醫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蟜蟥以翼鳴者蚣蝑以股鳴者蠵大龜以胷鳴者蠵一作蠳二家解不同可以叅考。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下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

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我叶凶如何也詩以樂旦有儀
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昌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
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叶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為
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
杭州有杜拾遺廟有一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
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爲嫦娥即拾遺
之為十姨也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
不解著昌慮切鄭玄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緣以絹
切鄭玄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

互綢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
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締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
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
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
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
物託意之工矣
說文妄入宮掖曰𨷖徐鉉曰律所謂闌入也通作闌
漢成紀闌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妄入宮曰闌
西域傳闌出不禁又加草作蘭列子宋有蘭子張湛
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敬順曰史記無符傳

出入謂之闌此指闌子亦謂以扶妄遮義與闌同或又
加木作欄李正己曰園中藥欄藥音義與御同藥
即欄欄即藥藥非花藥之欄也杜子美詩乘興還來看
藥欄王維詩藥欄花徑衡門裏皆貪新麗而理不通
者也今或加手作攔官府文移曰巡攔曰花攔是
也以今花欄比古語藥欄語意益明若以藥欄為芍
藥之欄則今之花欄乃花藥之欄可乎
說文略經略上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
土為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即聚土為封之略
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

為聚土陸詞世要公紹謂巡行為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一字相聯為義若以略為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為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所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為實字而虛之時解轉謬矣冊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聚土為封也如云侵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尚書云嵎夷既略謂立邊防以界嵎夷正天下經略之事也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為總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

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
此其大略也略字亦喻言謂得其邊道而未盡其中也
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為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
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略猶
莊之言封與畛也借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
注莊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
龔遂傳劫略上謂入界劫人令遂以略為殺為劫史云
智略輻湊盡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
為才智之稱俚以借譬喻遠失初意何異聾者聽車輪
之聲以為日扎八

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奧如此。若春秋書城楚丘疆鄆由文法也。揚子法言云東瀕大河南踰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韓退之去都操云將士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黃公三略何義也。曰略與韜對韜弓衣也。義取[illegible]略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illegible]事生義謂略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之名又將曰略亦有名矣。用此以證略之為字命益明。

趙充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

注謂方略為計策亦謬王右軍帖王略始及舊鄉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䚻注云䚻从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胷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䚻以其言出自胷臆不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覲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

三驪召衡南取芝之香秋蕙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齟齬齧
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
為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
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
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充為異妙簪短即
毛詩首如飛蓬也帶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但
以四字盡之解我冒春即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
之最為玄妙且廿六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
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鷹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
之酒為歡佁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以大雨陶詩多

用之他如此鸑生鶅又文山鴟豹肥腯多脂鴇名鴻
豹以鴇善合以鴻爲鴻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
補尒雅其云俩如旦飢即詩惄如調飢據韓詩作朝
飢言朝飢難忍也此云旦飢盖與韓詩合可證調飢
爲朝飢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幹當夏六月
枝葉盛茂鬱鬱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
詩甘棠事遊暑憩甘棠盖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
訟于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脩矣豈有以召
伯之貴而坐于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鷄之訟
者乎遊暑之說盖近于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

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史。又不但為脩辭之助而已。

謝皐羽睎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鸝鶴淬光雖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佑揚廉夫樂府。力追李賀其亦有此篇。愈不及皐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浚日 如浚鶻白波搖

空涇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脆木如朕髮建業

水云太白八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紼絻海上曲云

水花生雲起如蓋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

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婺女城頭玩月華星

君家上無啼烏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牡荊離歌

入夜斗西傾俠飛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

子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

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

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鷄啼薜蘿戍近風

鳴柝江宮雨送船隣逋燈下索鄉愛戍邊回紫闕當

太白蘂氣近樵青暗光珠毋徒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寳之蕭墙而可以據長慶錄曆之上巫矣集多皐羽手抄濕字多作溼盖从古字溼之省史子堅隸格載漢碑有此字觀者弗識或改為淶非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作冶字而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蒲從阻潮梅根冶探懐悵徃事意滿辭不叙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煙孟浩然水溢梅根冶烟迷楊葉洲皆以冶為野也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
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
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
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
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武丁以夢相傅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
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歟且其夢求以象之
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
以鹽梅舟楫之任歟審如是則叔孫之夢竪牛漢文
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歟或曰非也武

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思因民之所信而道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敺蓋亦意料之言也於千載大父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顔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盖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循田單之用妄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矣鄭人夢鹿

而得眞麗心誠於得麗也心誠於得麗者非天理之
公也而尚可以得况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
彪莊子音義謂傅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
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
言也固不必辨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
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爾加足爲邇則訓爲近
爾非近也按說文爾从㸚爲義从爾爲聲麗尔也麗
尔之爲言猶靡麗也猶織文之靡麗也雅之爲言取
義於烏烏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烏呼爲嘆辭則雅

為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為對固知當解為麗則而非近正矣若如舊說為近正則但近於正而已猶未為正也爾雅一書皆六經之言何有不正而云近正乎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為女色

詩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易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即足也在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為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鈞懸而煮及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

之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就是義言曰初六洗舄也九四升舄也洗舄而顛趾則利升舄而折足則凶晉石崇以鉛浴釜賈勰齊民要術有塗甕之法皆古包人之遺意

春秋惡絶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

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illegible]字云[illegible]宜其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宜其果容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〻容而宜其於

舌中故曰冥果幽菽冥果取名於幽冥者冘其與生菽
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一不在換字予
孟子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嘗考之四方之音無
南北皆呼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孟子
爲命子指孟津爲命津可乎但未有古語可爲證
以改訂之一日觀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
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約缺舌之
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
之一如此孟字其二也他如朋當與蓬同音而不當
作蒲登切薨當音烘弘當音紅不當音卜他當在麻

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音至于臨下語衆不省其語為何等語反自說曰予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為古音以對俗人僕隸何異施粉黛於足脛綴靨子於眉目哉李文正先生嘗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著意用之於文字中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韻者必自然諧協若出於已可也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

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蠛蠓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眯日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皆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此說為近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

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

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鶻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惡札之祖也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笮復引一索其名為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自見其制不知其

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以四字盡
之可謂工妙矣

月令靡草死注薺亭歷之屬按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孟
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亭歷也葶
藶也菥蓂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穫之候也月令
本出自呂氏春秋即以其書解之為宜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若今
人則云為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若
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耶

晏子春秋後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

科雉作隨兒按科雉謂雉方乳也隨兒亦謂兒初生隨牝母者注乃謂二兒相隨何其謬邪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云溺者必笑雖笑不樂蓋古有此語

曹操伐烏桓孔融與操書云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按也即蘇子瞻艾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詩天夭是諑後漢張衡傳引之云利害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夭夭亦加以速速對夭夭為義良為有理今本作天夭安知非字之誤邪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隷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没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没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矣敬義則人怠欲而隷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於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

書晉語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是皆為失常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飄纓長戛

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或謂起于妲己乃瞽史以欺閭巷者士夫或信以爲真亦可笑哉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即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

年凡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觧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

始于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傅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寃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乎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

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此豈肯受之
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
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禘何始也
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
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
僖三十一年書曰祀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閟
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
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

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

謂曰宋無功于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曉。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

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列元祐諸
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
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
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騖
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愼按安石之惡流
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
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晩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
乃宦者閹奴身爲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爲姦臣矣
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
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

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竝列則是石碏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陰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

也或曰公之取安石僭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
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僭而知其善者
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
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
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
不能文章更同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
入汴見鑄將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
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
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于九原而一問之邪
南齊高祖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興

長弊源即命擊碎之王導守未知何物又按晉書焉遷
追及桓玄玄授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
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笓之類耳導擇也義取
擇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
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廦廱解云廦墻也廱天
子享宴廦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文
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
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
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為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耶。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簴業。莫不均調。於此

所論之事惟鼓鍾云爾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廱而已
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廱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
奏公終之胡爲勸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
文耳文王有聲止於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後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鎬京辟廱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焉
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

篇之證則未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旣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說謂皆可迎刃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鷇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罪爲笞數笞

已則以次唱而答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脩記錢氏重斂之虐通鑑不取其虚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為推官時昵一妓為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怒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

筆力亦由其書會稡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足為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

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以正處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丹鉛餘錄卷之七